



雲漢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中 雲漢至烝民

①皇甫謐謂宣王旱五年無所據

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積五年謚之此言無所憑據

②春秋例大夫稱字故知仍叔大夫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

晉知氏
世伯趙
氏世孟
或仍氏
世叔

③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
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
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
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
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
字叔為別人可也

④ 望雲漢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

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
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是天河河

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
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
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⑤ 皇甫謐雖無據言薦饑必連年

故皇甫謐以為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
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

⑥ 凶荒索鬼神而祭故云靡神不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
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

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摠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

天災有幣無牲

據祭法

亦有用作

禱祀羣神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崇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

示當作示字亦不誤沈括从孔既改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

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摠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

天災有幣無牲

據祭法

亦有用牲

禱祀羣神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

造禴崇攻說注云造類禴崇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

⑧奠置之地瘞埋之土亦互文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皆謂為禋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

奠謂上脫正義曰三字字本同說

直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

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

⑨旱不可推皆心動意懼如有雷霆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業業然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

⑩先正謂百辟卿士雩祀者先祖謂文武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

造禴崇攻說注云造類禴崇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

⑧奠置之地瘞埋之土亦互文

不殄禋祀自郊俎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

⑨旱不可推皆心動意懼如有雷霆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業業然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

⑩先正謂百辟卿士雩祀者先祖謂文武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

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⑩孔夙不莫如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

祈年孔夙方社不美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即下脫以社二字字本亦脫沈按從孔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方是也
疏補

③昔無友紀謂羣臣鞠而疚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

梁當作梁字本亦誤沈按曰大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

以肴日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

病下者字當作哉字本亦誤沈按曰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
鄭箋改正

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⑩孔夙不莫如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

祈年孔夙方社不美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方是也

⑪散無友紀謂羣臣鞠而疚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

也

③友邦友君子皆謂羣臣

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為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

沈氏云紀宗本作紀既刊字本注疏亦作以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

紀今從之

④厚物此作滋為我身乃欲戾爾庶正

此眾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己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己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安定汝眾官之長憂其職事

崧高

⑤尹吉甫作詩美宣王褒賞申伯

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馬

⑥吉甫為周卿士尹以官為氏

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

也
③友邦友君子皆謂羣臣

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為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

④何但求為我身乃欲戾爾庶正

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己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己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崧高

⑤尹吉甫作詩美宣王褒賞申伯

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馬

⑥吉甫為周卿士尹以官為氏

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

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為官族今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為國名

④姜氏為四伯主嶽祀甫申齊許皆其胄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

⑤五嶽之名一定不因歷代都邑而改

或以為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為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為西嶽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為西嶽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嶽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嶽祀乎五嶽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嶽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嶽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

反常休又宗本之誤他按从孔既改

小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中嶽若五嶽之山每代一改

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為嶽名乎若然何知此

沈按云按何知下云語不于此脫下廣舉四嶽而

九一其見其如如氏夏祚四嶽國為侯伯氏呂

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嶽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如氏曰有夏祚四嶽國為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為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

或以為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為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為西嶽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為西嶽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嶽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嶽祀乎五嶽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嶽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嶽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反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崧高為中嶽若五嶽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為嶽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嶽而以崧為高貌

⑨堯賜禹姓姒氏夏祚四嶽國為侯伯氏呂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嶽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為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為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

①

堯四嶽

內典王

朝如周

六卿外

掌諸侯

如牧伯

也周語唯云四嶽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
 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
 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
 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摠主諸神故掌
 四嶽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底績多闕義和
 之子皆死矣於時分四嶽置八伯四嶽四時之
 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嶽內典王朝之職
 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

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
 四嶽之祀者則四嶽皆掌之由掌四嶽故獨得
 四嶽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嶽則此詩所言維
 嶽降神亦摠謂四嶽故傳廣以四嶽解之明不
 偏指一山言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
 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
 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
 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②禮官主嶽祀故特稱伯夷為四嶽

身在王朝外治嶽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嶽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嶽

將書作特字本之誤沈校改

嶽之名者雖同為嶽官而又將

主嶽不在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嶽由主嶽祀故也

②春秋書姜氏散文以姓配氏

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

③齊許申呂是大姜之宗

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其苗胄說文云胄胤也

④鄭以甫侯即佐穆王者呂侯即甫侯

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嶽故連

身在王朝外治嶽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嶽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嶽之一而獨得四嶽之名者雖同為嶽官而又將主嶽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嶽由主嶽祀故也

③春秋書姜氏散文以姓配氏

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

④齊許申呂是大姜之宗

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其苗胄說文云胄胤也

⑤鄭以甫侯即佐穆王者呂侯即甫侯

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嶽故連

禮記下脫作甫補言之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

書下家字考休字字本之誤沈按以詩及禮記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

此注詩異

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申伯先封申今往式南國改邑于謝言申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

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

五二

鄭氏注
禮以甫
侯為仲
山甫與
此注詩
異

言之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
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
燔詩書家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
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間居引此詩注
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
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嶽神所生注禮之
時未詳詩意故耳

六二 申伯先封申今往式南國改邑于謝

言申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
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
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
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
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
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
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
國是式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
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
故云然

七 侯與伯俱得為州牧

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又二十八年

幽王時有申侯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

明此時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

已進爵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為牧此申

爵上兩有一伯字字本脫沈按孔疏補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大

宗作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

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史

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

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

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

九 封諸侯不必先築邑此獨先命名公定宅

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

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名公定申伯

宅上言築城之事築既了知己不得不

一定也其容得不往營之者王乃

一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行

乃嘗作肅宗字誤沈按改正

沈按云按其容得不四字考作必使呂公字本
脫誤用孔疏疏云
行上脫一修字字本脫沈按補

七二 侯與伯俱得為州牧

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又二十八年

幽王時

有申侯

明此時

已進爵

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史

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

九二 封諸侯不必先築邑此獨先命名公定宅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名公定申伯往居之宅以營築城之事築既了知己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其容得不往營之者王乃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行

立嘗作主字本誤從孔疏改

營築城邑名伯所立其事或如

肅言

命申伯作庸召伯徹其土田遷私人

令申伯定其居當作定申伯之居字本誤同沈按改正

召伯令申伯定其居又告申伯

功也

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

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

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名伯

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

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傳當作傳謂下家字當作家字下脫一也字字本脫誤並同沈按從孔疏按正

傳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家宰

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

為異餘同

私人對王朝臣為公人人謂不純臣

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

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

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

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

毛詩要義卷中

七

名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邑名伯所立其事或如
肅言

毛云庸
城也鄭
功也

①命申伯作庸名伯徹其土田遷私人
毛以為王既命召伯令申伯定其居又告申伯
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
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
汝之國城也名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名伯
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
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家宰
遷徙其中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
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
為其餘同

②私人對王朝臣為公人人謂不純臣

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
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
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
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

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

③名伯營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

④申伯異姓得賜樊纓以命為侯伯

鉤者馬婁頷之鉤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

案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⑤傳以介圭寶瑞箋謂瑞圭自九寸而下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

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

爾雅圭大二尺五寸曰

朝天子是也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

介大即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

沈氏云據爾雅釋器字圭大二尺五寸之文此似誤蓋孔疏引爾雅作圭大尺二寸謂之介今仍從

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

③ 名伯營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

④ 申伯異姓得賜樊纓以命為侯伯

鉤者馬婁頷之鉤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

案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⑤ 傳以介圭寶瑞箋謂瑞圭自九寸而下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二尺五寸曰介大即長變文

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
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
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
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

往近王
舅近已

⑥往近王舅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

也箋云
聲如彼

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已以為辭

記之子
之記未

也近得為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

沈按王按說文作鈞今休近音記字說作近然則
鈞當作鈞字本誤同擬似六經正誤存政

⑦厲后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易下脫者字字本心脫况按此孔疏補 口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蓋豔

上宣王

⑧信邁誠歸申伯始不欲去至是實行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
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

沈按王按岐宗本均作岐向也岐字今从酒也時王盖省岐周故于郿云
宗原刻作岐

申伯還南護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

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正義曰申

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

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
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
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
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

往近王
也箋云
聲如彼
記之子
之記朱
作鉞

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已以為辭
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
已也

⑦厲后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蓋豔
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⑧信邁誠歸申伯始不欲去至是實行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
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
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歧周故于郿云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
歧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正義曰申
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

九三

徹疆峙

糧謂豫

備委積

得疾至

十四

自鎬至

申塗不

經郟盖

自歧遣

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郟申伯乃旋
 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
 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
 豫命名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
 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豫
 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
 之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申在鎬京之東南
 自鎬適申塗不經郟解其得餞郟之意時宣王
 盖省視歧周申伯從王至歧自歧遣之故餞之

十四

謝于誠

歸即誠

歸于謝

古語倒

於郟也江漢箋云歧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
 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
 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
 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王先在歧得召
 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歧周而命
 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
 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
 國古人之語多倒

二四 番番勇武嘽嘽喜樂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三四吉甫自言肆好美申伯即美宣王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正義曰吉甫作誦詩自述云甚美者

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而臣下脫申字字奉亦脫以標補王美申伯而已伯有德王能建之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烝民

四四畿內無侯爵而傳言樊侯

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沈括云茅字奉亦作茅按周禮天官小別注茅菑音茅又與茅同周禮春官大司馬合采入舞鄭康成曰采菑為茅是二字亦通用也今仍之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

公紂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三四吉甫自言肆好美申伯即美宣王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正義曰吉甫作誦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烝民

四四畿內無侯爵而傳言樊侯

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

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爵傳
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⑤四 龍出納朕命山甫出納王命異

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
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

沈按云據其字當衍今極刪字本同

立納言之官以其典王命出入

即今之紂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出從於王
故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
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

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
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
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旺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
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
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

⑥四 明曉善惡辨知是非為明哲

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
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⑦四 仁之為器重而云德輶如毛

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爵傳侯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⑤四 龍出納朕命山甫出納王命異

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其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出從於王故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

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旺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

⑥四 明曉善惡辨知是非為明哲

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⑦四 仁之為器重而云德輶如毛

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乃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以舉言之

八四大裘之冕雖尊衮乃行禮正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

九四不言王而言衮猶律謂乘輿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覲禮謂衮冕為禕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為上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

十五山甫適齊述卿士之職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軼之祭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入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

一五齊居逼隘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

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三五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

傳謂齊盖云薄姑遷臨

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

蓋云薄姑遷臨

云盖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

菑與史記異

聖未遠雖言盖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

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

沈氏云徒當作徙字本誤後集傳標曰按朱文公云此下句另引集傳語非正義也

徒於夷王之時而至是始備其

三五吉甫作誦慰仲山甫述職之勞

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入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

一五齊居逼隘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

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二五

傳謂齊

盖云薄

姑遷臨

菑與史

記異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盖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盖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朱文公云豈徒於夷王之時而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三五吉甫作誦慰仲山甫述職之勞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
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
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
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其心
屬下脫安字字本亦脫沈按此鄭箋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中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下 韓奕至召旻

韓奕

①韓姬姓之國後為晉滅梁山漢左馮翊地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
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
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
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
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
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
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其心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中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下 韓奕至召旻

韓奕

①韓姬姓之國後為晉滅梁山漢左馮翊地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
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
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
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②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如左右字乃官名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

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

③韓是武王之子食邑韓因為氏

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

王時猶在為晉

賜韓萬

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

上方第回條考作曲王時韓猶在後為晉滅賜韓萬
韓萬沈氏云出韓後城四字字存模糊
標下引本條文存補
大夫以韓為氏也襄昭之間有

②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加左右字乃官名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

③韓是武王之子食邑韓因為氏

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

王時猶在為晉賜韓萬

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也襄昭之間有

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證幽王時韓猶在也

⑤先言禹甸謂厲亂後韓復禹功

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

^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脩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

⑥王錫韓侯車服之物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幟倬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為旂綏

綏如誰反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

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蠋

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

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

采章也簟第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

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條革謂轡

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

⑦諸侯四時之朝經無正文先儒說異

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

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

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

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

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

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

而為此二說鄭於太宗伯注云六服

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

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

太考作大字岸之誤既校从孔疏校正

而為此二說鄭於太宗伯注云六服

綏如誰反

鞞雖反

鞞苦郭反

鞞苦弘反

肱又胡反

幘莫歷反

蠲音蜀

搯於革反

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

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蠲

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

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

采章也簟第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

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條革謂轡

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

⑦諸侯四時之朝經無正文先儒說異

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

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

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

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

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

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

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太宗伯注云六服

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

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

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_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也

⑧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

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

⑨淑旂旂之善綏有采章簟席為第蔽

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

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第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第正是用席為蔽而知漆簟以為車蔽者以巾車云云

⑩ 覲後反國必祖尊其所往去如始行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軼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馬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

⑪ 路車可以賜臣卿大夫亦得稱路

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

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

②①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言尊貴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

②②以厲王為汾王猶莒郊公黎比公等

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

②③傳以汾王為大王意亦為厲王

毛傳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

徑上脫以字字本脫沈按補 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

元上脫之字字本脫沈按補 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

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

為厲王

⑤ 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有姪娣

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

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

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

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

盡為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

貴以衆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

⑥ 因時百蠻長是蠻服鄭云時節其往來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

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

德上脫功字字本脫沈按補 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

長之 作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有蠻貢獻之

毛傳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

⑤ 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有姪娣

邶邶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

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為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

⑥ 因時百蠻長是蠻服鄭云時節其往來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有蠻貢獻之

蠻夷自

有長此

言侯伯

長之

沈氏按耳陶漢云以下均是孔疏語依書
例當有耳義我曰三字字亦脫今補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

追目反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
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
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

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
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費多
有貓有虎一節
見卷末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

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

⑩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為
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是也趙魏之東實
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
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

⑪州牧擇賢不必繼世

⑫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部又近於北夷明
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修壑治田收斂
賢夷厲無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為之不必
使國有絕滅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為之而得

追如字又都

往來卑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

追反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

是二種之大名

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

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

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

有貓有虎一節

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

見卷末

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

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

⑩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為

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是也趙魏之東實

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

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

⑪州牧擇賢不必繼世

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部又近於北夷明

夷厲無賢方伯

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修壑治田收斂

使國有

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為之不必

絕滅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為之而得

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江漢

① 召虎平淮夷虎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經言召公皆名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② 淮夷東國在淮浦而為夷行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於海其傍之民不盡為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

③ 疏云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④ 禹貢嶧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
北皆有 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

州上脫一揚字字本之脫沈按从孔疏補合處在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

⑤ 許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

淮夷來 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

求古人 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

之語多 文見之 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

倒 蓋下脫一今字字本亦脫沈按从孔疏 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

補 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至

呂記載 勃海胡 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

氏江漢 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

辨 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

人之語多倒

⑥ 鄭云使傳遽告功猶後世乘驛

王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

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

沈按王藻成于王粲疏六字誤衍擬刪

原初亦是示知字本何

又疏

④ 禹貢嶧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
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

⑤

淮夷來求古人之語多倒
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
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
或親送至彼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
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

呂記載
勃海胡
氏江漢
辨

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至
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
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
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
人之語多倒

⑥

鄭云使傳遽告功猶後世乘驛
王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
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
也告成于王箋疏

⑦ 匪疚匪棘齊威公皆反是

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感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感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感是齊桓之兵急躁切之也

⑧ 述康公之功以勉虎故曰召公是似

王命召虎來自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自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自勤也自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

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⑨ 鬯在彛詩書左傳云卣謂賜時

案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則鬯當在彛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彛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⑩ 召本采地穆非出封此是益之土田
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

⑪ 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按

采上賜字當作陽字奉亦誤沈按從孔疏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

云附庸 采上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

土田即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附庸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⑫ 于周受命以岐周有先王別廟

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

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⑨鬯在彝詩書左傳云卣謂賜時

案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⑩召本采地穆非出封此是益之土田
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

⑪

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按
名本岐山之賜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
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
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
附庸

附庸

經云土田而傳云附庸土田即

⑬于周受命以岐周有先王別廟

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

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居上脫所字字本脫沈持公廟存者宗子去國則居之處非復既補已不古以鳳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③王以康公命虎虎以康公之辭答王

毛以為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名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

常武

④宣王末年德衰故因以常德為戒

釋騷下脫正義曰三字字本同以校補

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宣

王末年德衰山云有常德者是謂當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
⑤毛意並命南仲皇父於廟故太祖之文處中

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③王以康公命虎虎以康公之辭答王

毛以為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名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

常武

④宣王末年德衰故因以常德為戒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當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

⑤毛意並命南仲皇父於廟故太祖之文處中

毛以為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用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眾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太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

(六三)

鄭以南仲為太師皇父之太祖

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師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

極下將字當作特字卒亦誤沈校改
三下軍字當作休公宋本亦誤沈校改

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

毛以為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用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眾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太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

大三

鄭以南仲為太師皇父之太祖

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師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將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

七三

孫毓命
將皆於
禰廟非

祖下也字當作者宗本禰氏極改

時必遠本其祖也因其有稱積世

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以王命卿士以
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
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
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
之功尤谷伊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
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
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
孫毓云宣王之太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
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
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
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
之箋義為長

諸侯三軍有中左右天子六軍亦各二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
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
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
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

(七三)

孫毓命
將皆於
禰廟非
命於太
祖

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以王命卿士以
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
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
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
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也因其有稱積世
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
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
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
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
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
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
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
之箋義為長

⑧諸侯三軍有中左右天子六軍亦各二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
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
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
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

九三王命內史尹氏為策書以命程伯休父

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列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

十四

命休父省徐土立三有事之臣

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傳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

一四程國伯爵休父名重黎氏後

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

審之

②箋以三事為原隰平地之三農

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唯至當作不宜字亦誤沈从孔疏校正唯至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③然言馬訓動箋改繹為驛

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④王至淮浦進虎臣執醜虜

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虒

毛言要義卷六

審之

②四 箋以三事為原隰平地之三農

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言民就農業唯至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③四 繹訓陳騷訓動箋改繹為驛

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④四 王至淮浦進虎臣執醜虜

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虓

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厓之上就
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
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
送之二三也
原鈔凡貌字俱結末筆
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異餘同

五四 王旅有六如縣縣翼翼靚且敬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
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

克當作克字本二誤此校正

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
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縣縣翼翼
徐國縣縣靚也翼翼敬也濯大

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
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六四 靜如山苞動如川流盛大如江漢

有動下脫一有字字本脫以括從訖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
既補
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江漢不
取流取其盛大

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

⑤四 王旅有六如緜緜翼翼靚且敬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

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⑥四 靜如山苞動如川流盛大如江漢

兵法有動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江漢不取流取其盛大

⑦王猶允塞謀慮信實箋以猶為尚
 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謀慮信而誠實用
 兵有常伐當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来
 告服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
 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
 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
 國已來告服

瞻印

⑧侯伯入王朝則為卿云大夫亦卿

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
 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
 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
 凡伯也凡國伯爵積世稱之不謂與此為一人
 矣

⑨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見鄭語

⑩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
 九年已後也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彛音義
 同詈非罪名而云罪詈故知設罪以為詈謂多
 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

罪詈言
 多立科
 條若設
 網然

①五 鄭以成城傾城陰陽異然亦有相反者
 箋以其有城郭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
 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
 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
 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
 任如是也謀慮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無極
 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
 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
 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
 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②五 婦寺婦之侍御者故寺訓近
 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
 為近

③五 君子而識賈物婦人而休蠶織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
 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箋云
 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
 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

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

四五 蠶為龍精故蠶室近川取氣勢

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

五五 蠶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院嘗作院字本亦誤沈从孔疏改 口之浣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

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

華下宮字當作官字本亦誤沈校改从孔疏改 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

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蠶

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

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

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

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

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

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

趨嘗作越字本亦誤沈校从孔疏改 心故外閉之

六五 檻泉之深喻已憂之久

感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

④五 蠶為龍精故蠶室近川取氣勢

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

⑤五 蠶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築宮謂築蠶宮之浣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蠶

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起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⑥五 檻泉之深喻已憂之久

感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感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

召旻

⑦首言旻天末及召公錯綜名篇

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

⑧旻天疾威召旻小旻蕩三箋各異

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飢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摠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為上天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之罪咎承以蟲賊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

說按云鋪字本亦作鋪拾今刊注疏本僅文似敷
按鋪字小雅大雅禮樂記釋文均有敷音訓布義
同是音義並通字時亦或作鋪今仍其舊以俟考

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
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
也

⑨昏椽傳云昏天箋云皆奄人

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椽天椽也潰
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
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

謀夷滅王之國正義曰傳意亦以椽為去陰但

云下天字考作天字本亦誤說按改正

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

文連在于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
亂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

滅下脫一之字字本亦脫說按補

箋昏椽云皆奄人也天官闇人

注之昏人言昏晨以啟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椽

椽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刑之也書傳曰男女
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大夫
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椽毀其陰即割勢

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

⑨昏椽傳云昏天箋云皆奄人

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椽天椽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

謀夷滅王之國正義曰傳意亦以椽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夭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謂平殄而滅箋昏椽云皆奄人也天官閹人注云閹人司昏晨以啟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椽毀其陰即割勢

十六

閤人用
墨者而
箋云奄
人以宮
者守內

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闕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閤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閤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閤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閤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間明亦奄人也閤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禁苑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

其官皆曰閤人是閤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囿則墨則皆亦為閤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閤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閤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閤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閤親

① 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

昏椽靖

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

王考作王字奉之誤從孔疏改

亦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王意

日臣

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

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

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

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

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

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② 蠱賊內訌傳訌訓潰箋訓爭訟

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

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

③ 我位孔貶言甚隊

我王上脫箋云我二字字奉之脫從按補隊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

侮正孝才不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④ 臯臯頑不知道訛訛窳不共事

釋訓云臯臯珣珣刺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

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

昏椽靖
夷我邦
謂謀滅
王國

① 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王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② 蟲賊內訌傳訌訓潰箋訓爭訟

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

③ 我位孔貶言甚隊

我位孔貶貶隊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④ 臯臯頑不知道訛訛窳不共事

釋訓云臯臯瑄瑄刺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

五六

食祿是頑不知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訛訛莫供

職也是訛訛為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嬾也

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

人常卧室故字從宀音眠

草木皆豎立瓜瓠常卧故窳訓嬾從宀

六六

如彼棲苴謂草木之枯槁者

苴是上苴下尚脫一苴字字本脫沈按从孔既補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

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如

且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

也

言下脫民字字本脫沈按从孔既補

七六

昔之富不如時今之疾不如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

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疾不如茲今則病

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八六

彼疏斯稗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

言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

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

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五六

草木皆
豎瓜瓠

常卧故

寐訓嬾

从宀

食祿是頑不知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訛訛莫供
職也是訛訛為寐不供其職也說文云寐嬾也

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

人常卧室故字从宀音眠

六六

如彼棲苴謂草木之枯槁者

如樹上之棲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

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如

早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

也

七六

昔之富不如時今之疚不如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

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

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八六

彼疏斯稗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

言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

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

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糶麤於稗故為疏也

⑨池竭自頻泉竭自中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今池竭人

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其

賢臣益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⑩池者穿地自外引水為之

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

⑪箋頻當作濱水厓猶外也

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

沈氏云字亦作其政樓阮刻詩統是其字下
泉竭箋亦作其政樓阮刻詩統是其字下
臆刪

毛詩要義卷六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羈羸於稗故為疏也

⑨六 池竭自頻泉竭自中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其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⑩七 池者穿地自外引水為之

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

⑪七 箋頻當作濱水厓猶外也

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

②日辟國威國百里言之甚

正義曰言日闢日威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
便有百里之校於威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
不尚有舊事見於下

③貓似虎淺毛爾雅虎竊毛曰戲貓

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如字又武交反
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戲貓戲仕板
反韓奕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下

